

SARS “非典”的 典型报告

徐南铁 著

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抗「非典」战役的报告文学

广东人民出版社

徐南铁 著

“非典” 的典型报告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典”的典型报告/徐南铁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6

ISBN 7-218-04296-1

I. 非… II. 徐… III. 医药卫生人员—英雄模范事迹—中国 IV. 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5398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1
字 数	13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296-1/K·877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子 1

2002年冬：寒冷的先兆 3

佛山：神秘的脚步声 4

河源：在“河”之源？ 6

中山：悄悄的逼近 20

癸未春节：惨烈的交锋 31

第一场阻击战 32

紧急部署 47

医院外的风波 54

早春二月：升起的旗帜 63

不眠的夜晚 64

新闻发布会 74

平息风浪 82

直面的勇气 92

绝地反击 108

时近清明：悲壮的情怀 125

南山耸立 126

纷飞的泪水 134

日记的故事 144

春夏之交：不尽的沉思 153

与WHO亲密接触 154

绵延的战场 166

岭南春色 182

后记 195

引子

还记得在 2000 年就要来到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迎接新世纪做足了准备。

许多记者扛起摄像机奔向海角天涯，希望攫取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把它留存在自己的宝盒里。

南太平洋上的基里巴斯和新西兰甚至为阳光发生了争执。它们都认为洒在自己土地上的那一束阳光才是最早的 21 世纪之光，认为千禧年是从自己的脚下开始的。

但是没过多久，热心的人们又开始怀疑 2000 年的世纪身份，要把 21 世纪的开端定在 2001 年。

在浩淼无际的时间之海面前，人类深深体验了自己的渺小，因而对自己的每一段里程都格外珍惜。人们心中总是怀着对新世纪的憧憬，充满对世纪元年的崇敬和热情。

“非典”的典型报告



FEIDIAN DIJIANXINGBAOGAO

001

但是，新世纪的开端留给我们的是什么？从我们身边漂浮而去的时光里，携带着多少幻灭多少震惊？

站在 9.11 事件的废墟上，听着美国的精确制导弹呼啸着飞向两河流域，我们陷入了对文明的重重思考。而在我们的脚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承受着人类的一次巨大苦难。

我们的民族默默地肩起了历史的闸门，用痛苦、用战斗、用牺牲，在灾难的荆棘中前行。

我们牢牢记住了“非典”。

我们牢牢记住了 2003 年春天……

“非典”的典型报告

2002 年冬： 寒冷的先兆

冬天来了

岭南的冬天在日历里

温润的曲调回旋往复

旋律中泛起了陌生的杂音

在不习惯寒冷的土地上

寒冷像蛇一样蜿蜒

佛山：神秘的脚步声

经历了 21 世纪之初曾经无言的痛楚和惶恐，目睹了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的又一次大勇大智、精诚坚毅，我们无尽的思绪徘徊于人类与“非典”反复较量的广阔战场。

遭遇、杀戮、抗击、迂回……

激情、责任、奉献、牺牲……

中国经受了一场新的洗礼。

云聚云散，往事如烟。一切正在向历史的纵深飞逝，我们的心灵却依然沿着来路踟蹰。

我们不时地弯下腰来，拾取那一串串脚印，希望找到那一场搏杀的第一个创口。

但是乌云仍未散尽，我们的目力还不够深远。我们探寻的眼光只能暂时定格于广东佛山。

佛山，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相传唐朝的时候，人们曾经在这里掘得佛像，所以将这里取名为佛山。

远在明清时期，佛山就以工商业发达闻名，与朱仙镇、景德镇、汉口镇合称为中国的“四大镇”。

2002 年，佛山雄心勃勃，要紧跟广州、深圳之后，建设成为广东的第三大城市。

但是，城市上空有八面来风，城市地底有纵横的潜流。就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21 世纪人类生命与疾病的第一次大搏斗也在佛山悄悄上演了一个短短的序幕。

11 月，广东正处于一年里最美好的季节，阳光灿烂，

气候宜人。16日那天，有一位姓庞的男性病人住进了佛山市石湾区人民医院。他是佛山当地人，一个村干部，45岁，正值壮年。

病人畏寒、发热、咳嗽，肺部大面积阴影。

但不是典型的肺炎症状。

因病症严重，石湾区人民医院无法诊治。

11月25日，病人被转入当地医疗条件最好的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病人的亲人中有四人被他传染。妻子、舅父、舅母、表妹，也先后住入这家医院，其中他的舅母病情最为严重，同他一样也进了重症监护室，上了呼吸机。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对这一病例同样感到棘手，无法诊治，于是反复到广州延请专家前往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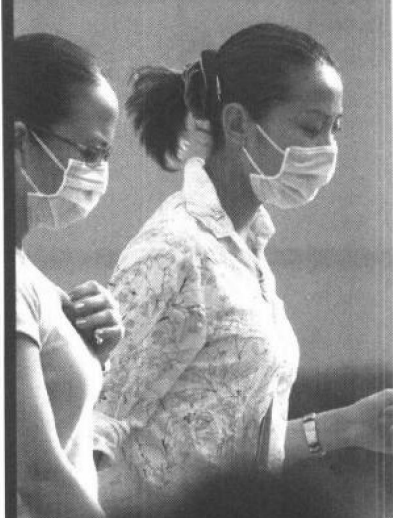
先后从广州赴佛山会诊的专家有十几个，病人的病历已经集起一寸多厚。各式治疗方案不断转换，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转。但是，那是一种什么病？谁也拿不出肯定的答复。

就目前所知，这是“非典”向生命的第一次挑衅，是中国医务人员与“非典”的第一场遭遇战。

初战时，我们不知道“非典”。

“非典”却已经盯上了我们。

今天，我们已经有许多文章和图书在总结抗击“非典”的历程，有许多晚会和歌曲在赞颂抗击“非典”的英雄，还有许多关于“非



2002年冬：寒冷的先兆



典”的电影、电视剧将要次第登场，引发泪水成河。我们以非凡的勇气遏制了“非典”，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非典”的传染源，不知道它的出身、履历，没有弄清楚它是怎样来到人间；我们还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没有扼住“非典”的咽喉；我们也还没有真正梳理清楚 2003 年春天那个故事的脉络，没有来得及清点我们的损失和俘获，没有对这场战争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反思。

如果说，佛山病例可能是迄今我们所知的“非典”第一例，那么又是谁传给那位村干部的呢？

在 2002 年的初冬，我们的一切都还不习惯于对几个普通人的疾病产生焦虑，更谈不上沿着他们的脚印向源头追溯。

何况“非典”还没有公然索取人命，更没有向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发起挑战。所以发生在佛山的病例丝毫没有影响生活的进程。太阳依然灿烂，生活的河流依然平静流淌，河面上没有浮泛起各种各样的传言和恐慌。

但是，一个人类完全陌生的幽灵在游荡。

过了二十来年平安日子的广东大地，响起了一阵令人不安的神秘脚步声……

河源：在“河”之源？

民间有句老话：该来的它必定会来。

这并不仅仅是宿命的叹息，而且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膜拜。

“非典”在佛山向人类发出挑衅之后不过一个月，就已经按捺不住了，急匆匆打出了两张牌。

12月17日夜晩，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接收了一个由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的危重病人。

病人叫黄杏初，男，36岁。高热，呼吸困难，初步诊断为重症肺炎。医护人员紧急抢救，为他上了呼吸机。

10天以后，病人可以不再借助呼吸机，已经脱离了危险。

这个病人染上的正是日后全世界人闻之色变的“非典”。

但是那时候人们仍然不认识这个魔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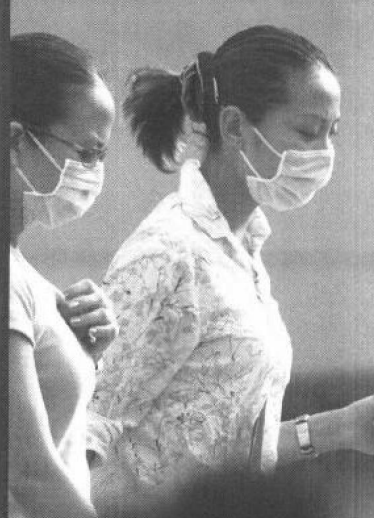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博士后来跟记者说：那个病人的病症虽然很严重，但因是个别现象，没有引起医院的重视，也没有上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呼吸科的医务人员也没放在心上。

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也接收了一个由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的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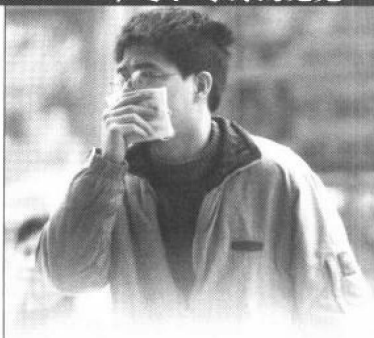
病人姓郭，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接收的黄杏初一样，同样是一个肺部严重感染的病例。五天后，病人病情加重，转入重症监护室。但是通过抢救，病人最终脱离了险境。

这是“非典”在广东的又一次现身。

治疗期间，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接触过这个病例，并试用大剂量的激素静脉



2002年冬：寒冷的先兆



点滴，取得了效果，这对以后了解和治疗“非典”有重要意义。

关于这个病例，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黎毅敏在回顾抗击“非典”历程时说，医护人员见重症病人见得多了，当时没有特别的注意。

从天空飘过的第一朵乌云里，我们很难读懂暴雨的信息。

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疑难杂症在玩弄人类生命的尊严，同时也慷慨地养活了大批游医，滋润着种种巫术。在数不清的大小医院，每天都有人蹒跚走来，每天都有人告别存在。2002年岁末发生在广东的这样几个病例，悄然淹没在艾滋病、心血管病、糖尿病等诸多杀手的众声喧嚣中，似乎理所当然地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

人类面对着无尽的未知，医学总是在等待着病案的积累。

直到2002年岁末，“非典”还没有狠施杀招。也许它就像一个深具机心的借债者，先试探着借去一笔小额资金，然后及时归还，让债主放松警惕，不提防它的危害。但只要时机一到，它就要向你索去一大笔款子。

2003年到了。

新年伊始，“非典”阴郁而沉重的气息就已经开始弥散、回荡。

1月2日，2003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上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年工作会。

11点刚过，副厅长王智琼匆匆进来，向主持会议的厅长黄庆道汇报说，刚刚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报告，反映了一个紧急情况——

2002年12月15日，河源市人民医院收治了紫金县一个肺部感染的重病号，是从深圳打工回来的厨师。后来又接受了一个类似病人。两病人的共同症状是咳嗽、发烧，肺部有阴影。因为病情严重，该院将两病人先后转送到广州的医院治疗。但是近日发现，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与该病人接触过的医护人员中，竟有八个出现了同病人一样的症状，其中以护送病人到广州救治的医生发病最早，症状最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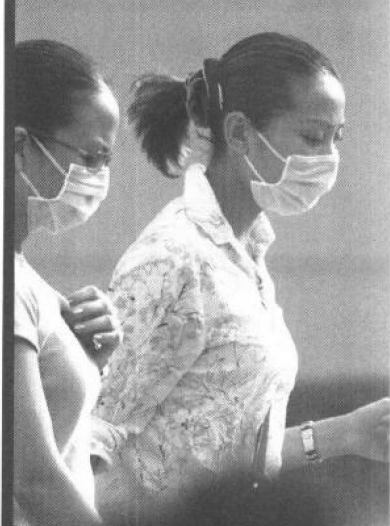
河源报告的两个送到广州的病人，一个就是住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黄杏初；还有一个是在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救治的那个姓郭的病人。这两个病人的症状都已经在广州减轻，病情正趋向好转。为什么他们的病症却留在了河源？

黄庆道有多年在基层防疫部门工作的经验，听了王智琼介绍的情况，未敢怠慢，立刻宣布休会，留下王智琼、冯鑒祥两位副厅长及几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商议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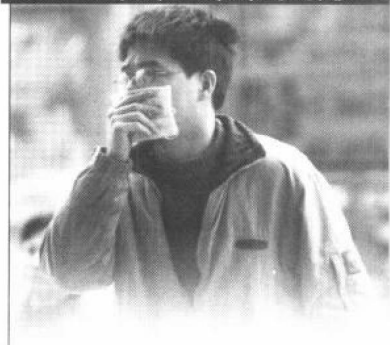
这是一次紧急办公会议，会议当场作出决定：即刻组织一个临时专家组，前往河源会诊和调查。

专家组迅速成立，一共六人，分为流行病学调查组和临床专家组。

临床医学专家有三人，他们是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肖正伦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邓子德博



2002年冬：寒冷的先兆



士、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文杰博士。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学专家指导小组成员，在广东抗“非典”斗争中发挥了中坚作用。而41岁的邓子德还在抢救“非典”病人的过程中被“非典”击倒，具传染病学专家、救治医生和患者三重身份，因而对“非典”有过三种不同的感受。

专家组中另外三人是流行病学专家，他们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研究所所长罗会明、副所长彭国文以及微生物检验所的钟豪杰。

六位专家先在广东省卫生厅办公大楼五楼的小会议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

会议由卫生厅助理巡视员何兆福主持，由他简单介绍了河源市刚刚报告的情况。

这种临时的紧急任务，对于这些专家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所以也不需要太多的交代。他们甚至不需要卫生管理部门的人带队，推举了肖正伦担任专家组的组长，然后就登上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面包车出发了。

当汽车从卫生厅院子里开出，车上的人都以为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出差，同往常多次经历过的一样。

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面对“非典”第一次有组织的试探性接触。

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非典”与广东人纠缠不清的那些日日夜夜，他们刚才开会的那间小会议室成了广东省卫生厅组织抗击“非典”战役的指挥中心。

这间会议室在大楼里的房号是510。后来，省卫生厅组织成立了“非典”防治协调小组，这间小会议室成了协调小组议事之处。广东防治“非典”工作的文件、指令大多在这间小会议室里拍板，从这里发出。省卫生厅的人就

把防治协调小组办公室简称为“510办”。

河源位于广东东北部，距广州约 200 公里，建市于改革开放后的 1988 年初。与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比，这个年轻的山区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专家组到达河源时，天色已晚。一行人匆匆吃过饭，就赶紧进病房看病人。

从病房出来，已经是夜里 10 点多了。专家们和河源市的同行开始坐下来讨论。20 多人，将会议室坐满了。

理所当然地，主要是听广州来的专家发言。

专家们归纳了三点：一、肺部有炎症；二、不是传统的肺炎球菌引起的典型肺炎；三、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

但是怎样为这种病归类，六个专家的意见不统一。

有说是“病毒性肺炎”，有说是“支原体肺炎”，也有说是“军团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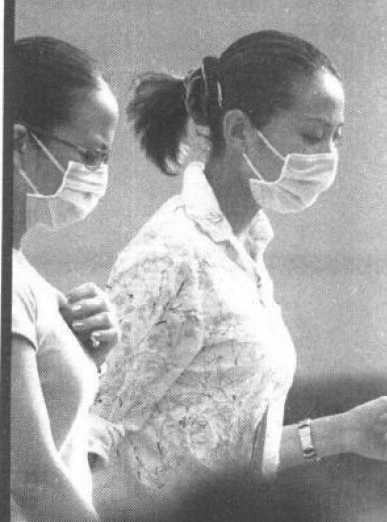
为了确定是否细菌致病，肖正伦当即打电话回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询问还在那里住院的河源病人的情况，得知为病人做细菌培养不成功，因而基本可以排除细菌致病的可能。

但是究竟是什么病，依然没有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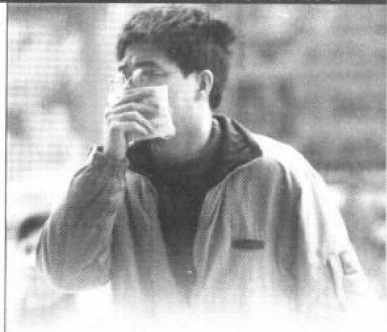
意见不统一，怎么办？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先形成一个诊断标准。

经过一番推敲讨论，有了这么几条：



2002 年冬：寒冷的先兆



发烧；咳嗽；肺部有阴影；白细胞正常或降低；肺部炎症，但不是传统的肺炎；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

然后，几个人再将这几条反过来套河源市人民医院染病的那八个医护人员，全部符合。

这个诊断标准，就是为缉拿凶狠“罪犯”而绘制的第一张图形。

夜已深，天上飘着冷雨。

研讨暂时告一段落。

依广东人的习惯，主人请辛苦了一夜的专家们吃夜宵。大家来到大排档，围着矮桌喝粥。

时间已是1月3日凌晨了，第二天就是星期六。主人建议专家们稍作游玩再回广州。河源境内有广东最大的水库万绿湖，是南粤著名的旅游景点。

也许是因为没有将病的性质真正弄清楚，心里不够踏实，大家婉拒了主人的好意。

专家们住在河源迎宾馆，两人一室。

回到房间，专家们还在谈论，话题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几个病人。有的房间里谈话声一直延续到四点，天空已经泛白。

早晨，天放晴了。

主人请专家们在风景秀丽的喷泉花园喝早茶。

按照惯例，专家组应当就调查形成一个报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都很忙，不可能回到广州再聚在一起研究。于是六位专家一边喝茶，一边讨论草拟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由邓子德博士执笔，就写了一页纸，不到500字。科技人员大多不习惯放纵可有可无的文字。

据邓子德回忆，那份专家组的报告斟酌句地写道：考虑为一起非典型性肺炎爆发，主要通过空气飞沫经呼吸道短距离传播，有一定的传染性。

后来又加上了一个限定：只在与病人有密切接触的医务人员中发病。

这就是中国医生和防疫人员对“非典”的第一次描述。

尽管有不确切处，尽管对“非典”的杀伤力缺少足够的认识，但是它已经触摸到了“非典”那张丑恶的表皮。

河源的医务人员建议不用“爆发”一词。因为它给人一种冲击性很强的恐怖感。

邓子德说：这是传染病学用的专业用词，单个的病例叫“散发”，有三个成一组的就叫“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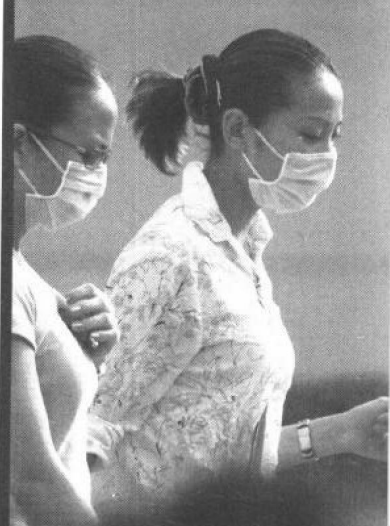
专家们没有“照顾”当地人可以理解的情绪，“爆发”一词就这样留在了最早的报告中。

我曾经找广东省卫生厅的人，想亲睹专家组在河源写的那份报告。我相信那不足500字的一页纸将是一份珍贵的文物。

可是卫生厅的人提高了声调说：我们还正找它呢！

历史就是这样，它只在回望的目光中展示价值，只在痛定思痛的心灵中彰显力量。

关于“爆发”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三条：一、火山内部的岩浆突然冲破地



2002年冬：寒冷的先兆

